

第三十一回 愛才華覲面許東床 感恩義真心虛左席

卻說鄭璞直送表兄到水西門外，看僱了一隻小小座船，把行李包袱都搬到船上。鄭璞兩淚交流道：“哥哥幾時再來？”岑公子見了，心上也十分不捨，道：“兄弟不須煩惱。你祇與我在徐老師那邊打聽，倘有信息，即專差人來通知，我即到來相會。”鄭璞道：“我早晚祇在學中打聽，一有信息，我便親自來報你。祇是哥哥與舅娘還是搬到這裏來住的好。”岑秀道：“當回去與母親商量。”

當下就要開船，祇得分手。鄭璞上了岸纔說道：“包袱內有個東西，哥哥打開看看，不要丟掉了。”岑公子再要問時，鄭璞已匆匆上轎去了。

岑公子這邊亦已開船，因見表弟說話有因，隨叫岑忠把包袱打開看一看：不知是甚麼東西在內？及打開看時卻是一個銀包，約莫有二十多兩。岑忠道：“怪道早晨大相公在這裏邊與太太說話的時節，老奴從外面進來，見鄭大相公在房裏摸索，原來是暗放在裏邊的。”岑公子道：“他惟恐送我不收故意如此，且到再來時回他的情罷。”

主僕兩人祇一日來到京口。換了小船日夜兼行，不及三日已到家中。拜過了老母，因說起考場之事，岑夫人道：“這裏已傳言得都知道了。間壁王親家說，這是從來未有的事，將來祇怕倒有好處也不可知。”岑秀因問：“為何母親稱起他親家來？”岑夫人道：“你卻不知有這樣奇巧的事！原來你何家表妹當日卻正賣在他家。”因將相會、認親、拜繼之事從頭說了一遍，道：“他母女十分親熱。你表妹自到他家，他女兒問起他的緣由，知是官宦人家，當時就與他父母說知，王公就承繼他做了女兒。他兩個成了姐妹，十分親愛，王夫人也把他當親女兒一般看待，你表妹今年已十七歲了，比王小姐小一歲，兩個一般生得標緻，如今時常往來不斷。”岑公子聽了大喜道：“原來有這等巧合的事！若不是搬到此間，如何得遇？真是天假相逢。如今既成了親戚，明日去拜王公便當行叔侄之禮纔是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承他十分關切，你明日請見他夫人，竟稱他孀母。他女兒既拜繼了我，也是妹子，都好見面的了。”岑公子又將姑母送物致意並要請母親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岑夫人道：“承他好意，且再商量。如今你姑姑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可康健麼？”岑公子道：“姑姑甚是強健，見了兒去十分歡喜。表弟上年已完了姻，倒好個賢能娘子，家中全仗他主持，表弟也虧得他長了許多學問。”岑夫人笑道：“這是怎麼說？”岑公子因將每日要他做一篇文章，又不許他與輕薄人往來：“今科恰恰三場都與兒同在一號，與他刪改刪改，他倒得中了二十四名舉人。姑娘與他夫妻感激不盡，回來時一家苦苦相留不放。表弟私下又包了二十四兩銀子暗放在包袱內，不叫我知道，直到上了船纔與我說知，實難為他這一番親親之意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他如今諒來不大厭了。”岑公子笑道：“虧得弟婦管束，比前略好了些。”岑夫人聽了這話，心下未免辛酸，道：“你姑姑有了這個賢能媳婦，兒子又中了舉，他卻正好享福了。祇是你如今也正當婚娶之時，雖有雪姐這段姻緣，但如今天涯海角，不知何日纔得成就？這是預定不來的，況且那劉老封君原說他不宜預佔，有妨親疏，須待數年之後方得成就，這話必定有困。如今我身傍無人，你出了門，早晚獨手獨腳，走前走後，甚是不便。這親事也再遲不去了。我如今已有個主意在此，你明日見過了表妹再作商量。”岑公子見母親如此說，也就不再言。

母子們說話時，天色已晚。喫畢晚飯，在家堂前點了香燭，又說了一回在省城的話。岑公子候母親睡了纔回書房安歇。因想：母親方纔所說，必有心在表妹身上，但雪姐這段姻緣如何拋撇得下？又想起真鐵口之言，卻果有應驗，但不知這表妹德容如何？明日且見了再作道理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起盥洗畢，整理衣巾，先到嚴先生家來。嚴先生一見便道：“昨晚已知岑兄回來，我正要去道喜，反承先施。”岑公子拜揖就坐，因說起科場之事道：“晚生一時疏忽，誤犯了聖諱。後來打聽房師是江浦縣成公，把卷子特薦上去，兩主考各執一見，主意不決。卻是操江程公的主裁，竟把卷子進呈御覽，不知將來作何發落？想聖度汪洋，未必以此為罪。”嚴先生道：“這卻是件稀少之事，皇上必不肯因微瑕而棄大才，算來在閏十月半邊便有分曉。”又道：“如今令堂又得認了令表妹，王公的令愛又拜繼了令堂，卻成了親戚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昨日家母說及，實承王公盛德不淺。”嚴先生道：“諒岑兄還不曾到那邊去，我且不留坐，待見過了王公，我們明日再慢慢相敘。”

岑公子因即辭了嚴先生，就到王進士家來。王公已先知道，卻在門首等候，見了岑公子便道：“恭喜岑兄回來了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昨日家母已與小侄說知，老叔不當如此相稱了。昨因小侄到家已晚，不便過來。舍表妹極承恩撫，況已拜在膝下，就是至親一般。如何使得客套？”王公笑道：“祇是未免有僭。”當時一同到了廳堂，岑公子即以子侄禮拜見，道：“今日拜過，名分就定了。”王公謙讓不過，即受了半禮。岑公子因請拜見孀母，王公先令老家人進去傳說。略坐了一回，裏邊丫頭出來相請，王公就引著岑公子進來。到了後堂，見王夫人站在右邊下首，兩位小姐隨在背後。岑公子道：“小侄初次拜見，還請孀母上坐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豈敢，大相公祇是常禮罷。”王公道：“既成親戚，不必客套，竟轉這邊受了半禮罷。”岑公子再拜後，王公即來扶起，然後兩姐妹就在下邊平拜見了。岑公子見兩小姐一般如花似玉，因問：“不知那一位是表妹？”王夫人指著下首的道：“這個就是。”岑公子道：“表妹得孀母撫育成成人，存歿均感不盡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祇是從前不知，多有得罪處。”因留岑公子坐下喫茶。王夫人仍走過右邊，與兩個女兒一帶坐下。岑公子祇得告坐在左邊下首，正與小梅對面。王公倒祇

好北面相陪。因敘起科場之事，王公道：“賢侄此番竟得名聞天下，勝如中式。大約閏十月內就有好音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正不知聖意如何？”王公道：“當今求賢若渴，必不肯因小誤而棄大才。我算定八九是准與舉人一同會試。賢侄正可因此成名。”

敘話移時，丫頭們送過了兩道茶，岑公子起身告辭出來，王夫人道：“我已吩咐廚房收拾，留大相公用了早飯去。”王公道：“甚好。”因此同到書房。王公因說：“賢侄的功名是在掌握之中的了，但如今正當婚娶之時，此事也再蹉跎不得。”岑公子道：“從前也有幾家說過，都不相合。後因同老母前往山東，這三年之內也無暇及此事。”王公道：“以賢侄的才品，必要德容俱備的纔好相配，但往他處相求，一時也難於成就。將來功名到手，雖不愁無貴戚相扳，但非親知灼見，終不放心。如今令堂身邊又無人侍奉，斷不可再遲。你表妹既拜繼與我，我就可以為他主持。況且他年已及笄，德容俱備，與其另為擇婿，不如親上加親。賢侄回去即與令堂說知，諒令堂亦必樂從，況且又可諸事從省，又可指日完娶，令堂身傍有了侍奉之人，賢侄出門也得放心。豈不是十全美事？”岑公子道：“

叔至戚相關，回去即當稟知老母。”

當下喫畢早飯就告辭回來，將相見情節及王公的說話，一一稟知母親。岑夫人道：“我久有此心，倒承王親家先為道及。如今你已見過表妹，諒已放心，但王夫人面前我並未提起，如今卻是他的女兒，我明日還須過去當面求親纔是道理。再他的姑娘前日拜繼與我，還不曾有一些禮物送他，明日將你買來這四匹色綾揀兩匹鮮明些的，再配上姑姑送我的那天青緞襖、玉蘭緞裙送了他姑娘也罷。”岑公子道：“祇恐太輕了些。”岑夫人道：“他們倒不在乎此，祇要禮到就是了。再這婚姻大事雖是當面允許，愛親結親，畢竟要請兩位月老主持。如今祇有嚴老先生年高有德，夫婦齊眉，竟請他兩老為媒甚好。他家老太太、大娘子我明日還要請他過來坐坐。”岑公子道：“母親所見極是。”當下母子商量已定。次日早飯後，岑夫人將這四匹綾緞用氈包包好，叫老媽子從後門送去：“先通知一聲，我隨後就過去。”

且說王公昨日自岑公子轉身後，隨將這觀面許親之事與夫人說知。夫人道：“我已有此心，他們姑娘侄女做了婆媳更加親熱，又省得我們另外擇婿，這是兩全其美的事。”這老夫妻說話時，他兩姐妹卻都在面前。在小梅原是意中之事，也不足為喜。月娥聽了這話，頓覺面容慘戚。小梅會意，略坐了一回就拉了月娥一同回到自己房裏來，道：“姐姐不須憂戚，你我情同骨肉，你的心事，我豈不知？當日姐姐曾說要與我同堂一室不忍相離，我就說恐人事不齊，今日不想先有此舉。但我非無心之人，姐姐的恩義生死不敢想忘。祇要姐姐耐心，三年之內小妹必然與你遂此初願。總然小妹先過門去，必當將此情告知姑姑母子，小妹當虛正席以待，必不教姐姐有離群之怨。我看郎君印堂紫氣交騰、黃光明潤，功名未有限量，也非小妹一人可以專房，祇怕還不止你我二人，總在三年內必有應效。不知姐姐能耐心否？”月娥聽說至此，不覺轉愁為喜，道：“妹妹果然算計得定，莫說三年，即十年亦當相待。但祇恐父母另有他議，卻當如何？”小梅道：“這件事不是小妹誇口，實是算得穩，拿得定。如今姐姐面上氣色未開，喜期尚早。三年之約，實可踐言。姐姐不必過慮。”月娥道：“祇恐妹妹到那時不能踐言。”小梅對天盟誓道：“我負今日之言，當遭神誅鬼殛。”月娥連忙與小梅掩口道：“妹妹何必立此大誓！今日之言我當刻骨銘心，祇是如今忽然分拆怎不動情。”小梅笑道：“如今相離，不過咫尺，朝夕仍可見面，祇怕不久還有遠別。”月娥驚問道：“妹妹何故說此？”小梅道：“我昨日見父親面色，官祿駟馬已動，不久定有喜報。母親與姐姐必有遠行。”月娥道：“父親即去做官，我與母親不去如何？”小梅道：“恐事有定數，不能不去，姐姐亦不必以此為慮。凡事祇恐情意不堅，便有更變；如你我生死一心，雖隔千里亦與在目前一般，終當會合。何必傷情？”月娥見小梅說得如此真切纔把愁腸放下，一心寧耐。

次早見老媽子送禮過來說：“太太隨後就到。”他母女們都歡歡喜喜迎將出來。小梅悄悄地取笑月娥道：“這是我姑姑來與你下定了。”月娥啐了一聲。大家接著岑夫人，王夫人先道：“女孩兒還不曾孝敬得乾娘，倒反要乾娘費心。”岑夫人道：“這是小兒從南省帶回來的菲薄之物，不要見笑。”一面說話，就同到上房來。月娥又過來拜謝了。王夫人道：“昨日大相公回去必定與姆姆說知了？”岑夫人道：“正是，小兒極承親家與孀孀的過愛。”因指小梅道：“他如今卻是孀孀的女兒，比不得在何氏門中，老身應當過來親自相求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我們是愛親結親，一概客套俱要去掉。如今大相公也正當婚娶之時，姆姆身邊又無人侍奉，不如與他們早畢了姻，也完了我們一樁心事。祇是匆促之間妝奩未曾置備，祇好過後慢慢補送。”岑夫人道：“老身那邊禮數也恐一時不周，還要孀孀原諒。今承面允，就要拜煩嚴老相公為媒，擇日便好行茶禮過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月老是少不得的，得請他夫婦兩位老人家為媒甚好。”當日母女們敘話，留過了午飯纔回。正是：

功名未稱雲霄志，婚嫁先完兒女情。不知岑公子如何成親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篇首寫鄭璞真是第一有情人，世間不可多得，愛才如王公，天下應無棄才，感恩如小梅，天下應無負義。作此書者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少，勿徒以小說目之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